

江蘇一社文

古文集

二之集

卷之二

卷之三

卷之四

文 化 工 作 社

文 學 叢 書

【第一輯】

16

尋 夢 者

王 西 彥 著

一 九 五 一 年 一 月 印 行

書叢學文社作工化文

尋 夢 者

著 者 王 西 彥

發 行 者 章 秋 琛

發 行 所 文 化 工 作 社

上海北京路七三弄五〇號二樓

分 銷 處 聯 營 書 店

上海·北京·漢口·廣州

印 翻 准 不 ☆ 有 所 權 版

版 再 溫 月 七 年 一 五 九 一

編 號 【 陶 095 】 印 數 1501—4500 校 對 : 作 者

## 改版自序

這是我原定計劃的三個故事中的第二個。

第一個是「神的失落」，完竣於一九四五年六月，那時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抗戰還沒有結束。這第二個故事，則完成於一九四七年六月，那時已經是抗戰結束後的人民解放戰爭慘烈進行的第二年了。在我的計劃裏，我要用這三個故事來宣告，在我們這個時代裏，個人主義只能有失敗和滅亡的前途。我的第三個故事，雖然已經寫成了三分之二，但是，顯然的，在那樣的黑暗統治和惡劣環境之下，發表和出版都是不可能的，再加之個人正受着所在地的反動勢力的迫害，所以便把它擱置下來了。

現在，我已經處身於自由天地裏了。最初的情形，有如一個久處暗室的囚徒，突然來到陽光之下，內心的激動，簡直難以形容。隨後，便被捲入一陣緊張忙碌的

工作裏面。在工作之中，使我充分的感覺到，在像目前這樣的艱辛的戰鬥裏，一個知識份子，如果仍然不能擺脫他的個人主義的自私觀念，那他簡直就是一個罪惡的人。正在這時，接到書店的來信，詢問關於「神的失落」的再版的事情。把「神的失落」重讀了一次之後，我又想起這本「尋夢者」。我決定把它的版權從原來出版它的書店收回，交給現在願意重印「神的失落」的書店去再版——這便是說，我決定來完成這個原定的計劃，使三個故事自成一組地去和讀者見面。

我這樣做，或許會招引非議，認為在這個戰鬥已經獲得初步的決定的勝利的時候，對於個人主義的鞭策，未免是一種迂腐之舉，何況我的鞭策又是這樣的溫和，這樣的帶着感傷的氣息？是的，我的鞭策太溫和了，而流露在作品裏面的些微感傷的氣息，尤其是值得指責的。但我也和我的辯護。我開始寫這個故事時，正當抗戰的末期。生活在國統區的人們應該沒有忘記，在那一個時期裏，由於黑暗的統治和過度的剝削，社會秩序完全顛倒了，正義和良知遭受着可怕的蹂躪；在知識份子之中，一部份脆弱者，從意志的銷沈和信心的動搖，終至走上了可悲的逃避的道路。

我所選擇的，並不是最壞的例子。自然，我也決不否認，在那些可怕的日子裏，在那種灰暗的生活之中，我的心情也曾被掩蓋上一層陰霾，雖然我一直沒有完全灰心絕望過。這種情形，便自然而然地反映在我的作品裏了。現在再重讀着那一時期所寫下的作品，簡直難免使自己暗暗吃驚。但是，我覺得我應該做一個誠實的人，我應該像回顧一個噩夢似的去回顧那一個時期的生活和心情。可以告慰自己的是，即使通過了那麼一段黑暗的窒息的路程，希望的明燈，卻始終未曾在我的心靈裏熄滅。我的聲音雖很微弱，我的控訴和吶喊卻一直未曾停止。而現在，我的並未完全失墜的勇氣重新鼓舞起來了，而且，在工作的進行中，我的信念也已愈益堅定。由於艱苦卓絕的戰鬥者的流汗和流血，人類的道路已經開闢得這樣的遠大，誰還能有絲毫的躊躇和猶豫？

是的，沒有躊躇和猶豫，我們應該勇猛地向前奮戰！

但當我們向前奮戰時，自我鞭策應該仍然是需要的吧？在我們之中，在知識份子的隊伍里，實在太多了個人主義。自然，每一個信奉理智的人，應該都已經知

道，到了今天，個人主義的哲學的完全破產，成爲不可置疑的事實；然而，個人主義者，卻依然在生活的盲巷里尋求摸索着迷離的夢境。我在這個故事里所要表現的，便是這樣的人物和他的尋求摸索的結果。矛盾，徬徨，感情衝動，一如蝸牛的荷負着牠的並不十分堅實的殼子，他也荷負着自己的並不堅實的殼子——我的意思自然是說他的已經破產的個人主義的哲學。他的退縮是可悲的，他的追尋則更是可笑的。最後，他失敗了。他的失敗，可以說是邏輯的必然，我相信不會有人責備我的安排有絲毫的不公允。成問題的倒可能是他的覺醒。他能那樣輕易的退出自己的盲巷嗎？不錯，他的從盲巷裏退出，並沒有經過怎樣的掙扎和戰鬪。他的覺醒仍然是可疑的。尤其是，他的覺醒十分朦朧，他一直沒有尋找到一條堅實的道路——人的道路。

是的，他並沒有尋找到。然而終會有人尋找到的。這也就是我要繼續完成我的第三個故事的緣故。不待說，在今天看起來，不論怎樣，我的故事都遠落在現實的後面。但是，讓我們看看我們是怎樣走上現在的道路，對我們也許並不是完全無益

的事。只是，在這裡，我得預先要求着讀者的寬容；因爲，只有在讀者的寬容裏，我才有勇氣在這樣的時候作這種近似無益的貢獻。

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三日長沙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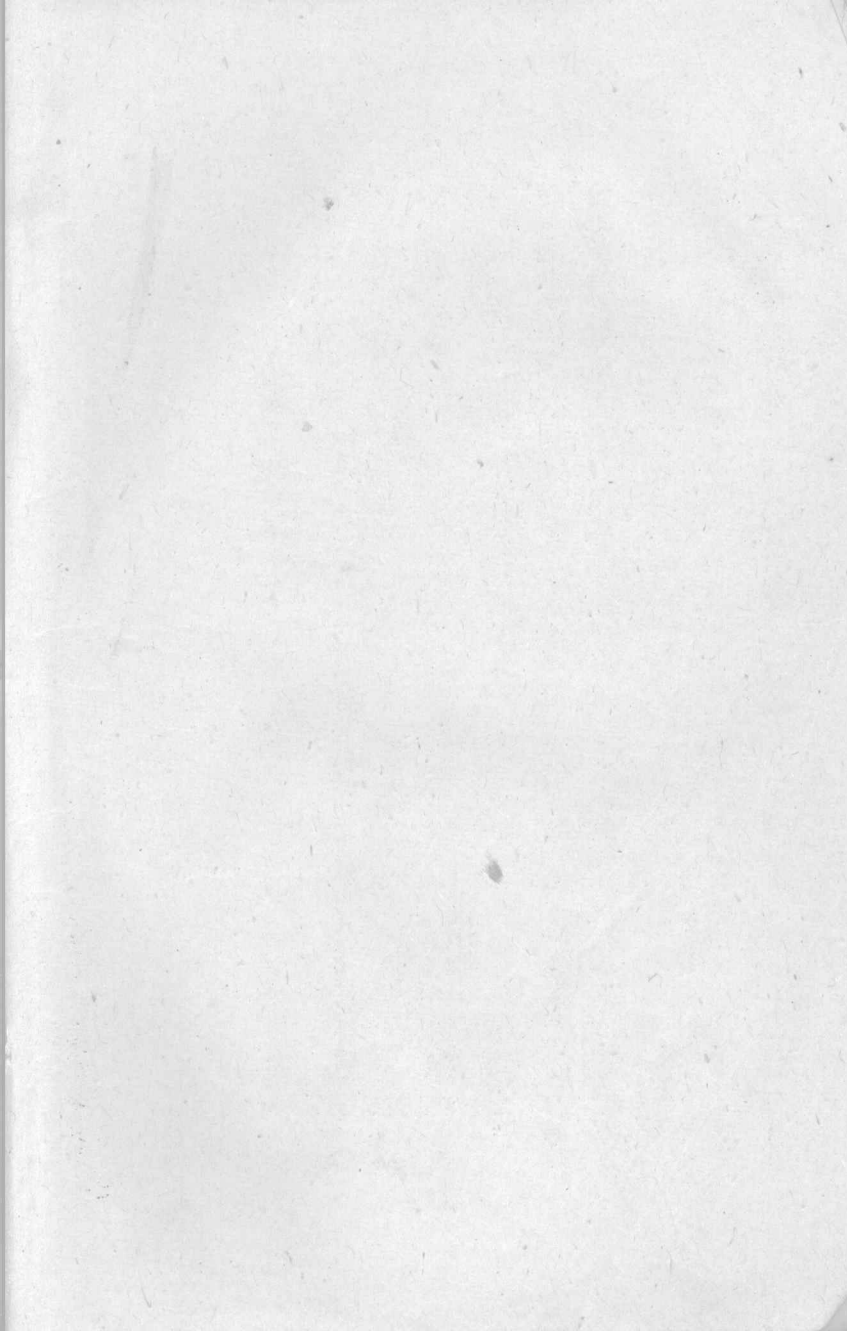


我告訴你們，凡你們禱告祈求的，無論是什麼，只要信是得着的，就必得着。

你們得不着，是因為你們不求。

——馬可福音第十一章

——雅各書第四章



一九三×年秋天，戰爭起來不久，由於一種纏綿的隱痛，我到一個濱海的山中古廟裏去靜居療養。古廟位置在一座小山下面，四週爲一些長青而繁茂的林叢所圍繞，有着一個十分幽靜的環境。寺廟並不大，只有前後兩進，由一個白髮老僧掌持。這老僧沉默寡言，有如一個陰靈，衣着和寺廟同樣灰暗而檻褸。因爲既沒有寺產，香客也很寥落，除了偶而捐起木魚米袋，披上百衲袈裟，出外雲遊化緣之外，他便在寺後開闢一片狹窄的山地，種些雜糧和棉花度日。同時，他又把寺廟前進兩間比較完整的小小邊房，租讓給到這僻靜山中來避暑療病的客人，每月收受些許房金，充當生活的補益。

這古廟雖很僻靜，不過對於一個從煩囂的都市生活感染隱痛的人，倒是一處理想之所在。廟門向南，每天最初接受那遲上的陽光。旁邊有一泓小小清泉，從山上

蜿蜒而下，在廟前瀦成一個小小深潭，汲水十分方便。於環繞着寺屋的林叢之中，有高達數丈的樟木和槿木；但最多的，則是一些野桑、荊刺之類的小灌木，經常地發散着淡淡的樹脂的香氣。在這樣的季節，住在這寺廟裏，早晨可以聽見林鳥的吱喳，夜間宜於欣賞秋蟲的鳴吟。他如朝霧和暮霞，松濤和泉聲，一切山野景色，全都具備。尤其是在約莫三里路外的山口，有一個小小村落，一切日常用品，大都可以從那村子裏一家雜貨舖買到。而當我到那古廟去以前，朋友還給我介紹了一個原在那裏養病的伴侶，預先說明那是一個非常虔誠熱忱的人。

自然，這於我是很好的。在山居的寂寞生活之中，可以想見一個伴侶的價值。一到山裏，我便首先拜訪了他。我說拜訪，其實一經住定，彼此倒是十分接近的鄰人；因為我們便分住着寺廟前進那兩邊的兩間小小屋子，房門正好相對。我沒有到這裏來的時候，我所住的屋子，原是他的廚房和雜屋。他雇用着一個十餘歲的小孩子，給他煮飯打雜。一待我來到，他打發小孩子到寺廟後進去，便把對面這間房子讓給了我，同時小孩子也變成兩人公用的童工。剛一開始，我就從這位伴侶獲得很

X

多的方便。並且，在這第一天，我看出他是一個明朗爽直的人，心裏便暗自歡喜。因爲，生活在這樣的環境裏，如果碰到的是一個難以融洽相處的朋友，那將是一件怎樣難堪的事！

關於這一位鄰居，以最初的印象來說，除了明朗爽直的秉性，我還應該指出，他彷彿是一個善於處理自己的生活的人。他的姓名叫做成康農，身材略略高瘦，臉上帶着一種病後微微蒼白的顏色，眼睛深藏，額角廣闊而有棱角，驕地望去，顯見有着一付任性的表情。然而，在一切日常生活的細微末節上面，他竟然安排得秩序井然。他所住的房子，雖然只是一間破舊寺廟的邊屋，卻收拾得十分整潔而雅緻。在四壁上，他用白漣紙平安地糊裱着，以一定的間隔，張貼着一些工整手抄的名人警語。此外，特別引人注目的，是一幅提倡超人說的哲學家尼采的畫像。在和寺廟大門同一方向的窗子下面，安置着一張白木的寫字檯，從它那古老陳舊的樣式上，一望而知是出於一個鄉下匠工的手藝。而在窗子旁邊，則懸掛着一把斷了弦的月琴和一支被塵灰蒙封着的洞簫。

「你歡喜音樂嗎？」我好奇地推測着。

「談不上喜歡，」他以一種微帶惆悵的眼光瞥了它們一眼，笑着回答，「有什麼辦法呢？這樣枯燥寂寞的日子，什麼刺激也沒有，你總得有點兒消遣，或者說得更好聽些，總得有點兒娛樂——你看，我還餵着一條小狗和四隻小雞哩。」

經他這麼一提起，我才注意到，這時在他房門口，一條貓兒大的小黑犬正在追逐着幾隻小雞仔；那條小黑犬搖擺着尾巴，以一種玩笑取樂的神態，衝擊着受嚇的小伙伴，使牠們撲打着羽毛未豐的小小翅膀，驚慌不迭地奔躍着，咯咯鳴叫不已。

「你還是剛剛來到這裏，」成康農繼續以一種低沉的聲調說話，「剛剛離開那個熱鬧的人間世界，覺得清靜的山中歲月十分可貴，覺得只要一擺脫那些煩囂無謂的糾纏和緊張暴戾的紛擾，便好像擺脫滿身泥汗；可是，我應該憑着自己的經驗告訴你，當你在這古廟裏孤獨地住上三天——只要三天！——不怕在你的興頭上潑你冷水，我相信你一定又會感到這樣的生活，單調，寂寞，沒有變動和刺激，儼然和人世相隔絕的生活，是多麼難堪，多麼窒悶無聊……」

「這是因為我們究竟還年青的緣故，」我插嘴道。

「是呵，我們究竟還年青——你一定可以想像得到，一個年青人不適宜自處於一個過於窄狹的小天地。當我們的心志活動還很強旺的時候，我們便不應該去壓制它和羈囚它。以前，在我正起意要到這山中來的時候，我是多麼憎惡那種煩囂嘈雜的都市生活呵，總覺得自己陷身於泥淖之中，呼吸困難，胸懷緊迫，生命就將窒息住了似的。我咒詛那樣的生活，發誓以後再不願重新投到那裏面去，並且，不怕你見笑，我還曾經一度起過出家爲僧的浪漫念頭——真是浪漫念頭！——但現在，經過半年來山居生活的試驗，經過對山居生活從熱切的期望到淡漠的失望，才知道自己畢竟是一個凡人，所謂脫離塵俗的念頭，只是一時的憤恨，一時的衝動。」

「那麼，」他的論調使我微感驚訝，「是不是說，你又重新懷念起都市生活了呢？」

「不！絕不！」他輕輕地皺蹙了一次眉，肯定地說，「對都市生活的憎惡，始終沒有在我的心裏淡薄下去，因為過去的經歷給了我太大的痛苦和太多的教訓了。」

但是，寄跡山林的思想，也對我殘酷地證明了這只是一種不切實際的虛幻。如像一個迷途的人，我從一條歧路回轉身來，却又走上了另一條歧路。現在，我又在這條歧路上徘徊起來了。我在想，我難道不應該還有別一條生活之路可走嗎？一個像我們這樣的年青人，是必須有別一條生活之路可走的。」

從這場最初簡短的談話裏，使我領悟到我這位新識伴侶的心中，一定埋有什麼深沉的隱痛。肉體上的疾病，往往是生於心靈上的疾病的；他那蒼白的臉容，正象徵着內心的創傷。不過，這一次我們並沒有繼續深談下去。對於都市生活，我自己自然也是一個憎惡者。他這種近於偏激的論斷，撥引起我極濃厚的興趣，並且立刻對他輸出我的全部信任。我想，在山居的寂寞生活之中，我們是不難成爲互相了解的相知者的，我期待着有一天，他將對我展露出他的心病，他在都市生活中失敗的遭遇。



第三天，以一個先來者的資格，成康農邀約我上山「巡禮」。我們各擎手杖，換上短裝，懷着滿腔興奮，沿廟邊蜿蜒小澗，慢慢走上山去。

初秋的天氣，晴朗而高爽。山徑兩邊，爬滿着羊齒形的蕨薇草，長莖重疊，簡直把少有人跡的小徑，瀰蔓不見。蕁麻開放出穗狀小花，生毛的葉莖，黏澀澀的妨礙着人們的跨步。葫蘆草和蟋蟀草，各自綻露着白花和綠花。山楂和蛇莓，也都已完全紅熟。還有各種不知名的野花，呈顯着各種顏色的花朵。是一個山野間最富色彩的季節。

走着這樣的山徑時，成康農顯得非常習熟。他一邊跨步，一邊揮舞着手杖，還輕輕吹着口哨。手杖到處，各種小灌木的葉子應聲墜落，而蚱蜢草蝟之類的小飛蟲也紛紛跳躍逃避。